

11012

山西文史资料

第二十辑



K250.6
221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

-吴岱峰、马佩勋、马云泽 (1)
- 新军二一二旅的创建和反顽斗争.....曹 普 (34)
- 闽蒲铁路工人游击队.....宋志先 (47)
- 在崞县县佐公署工作的回忆.....程子圣 (53)

- 回忆解放太原之役.....李明如 (64)
- 攻克临汾.....史怀璧 (67)
- 解放忻县.....王黎生 (72)

- 民主战士邓初民在太原革命活动片断.....李寥源 (77)
- 我的父亲邓初民.....邓曼菁 (93)
- 岳中泽烈士事略.....阎定础 (99)

- 北平解放前夕奉命做李文工作的经过.....戴云蒸 (102)
- 秋林集训一个月.....卢 梦 (111)

- 傅作义三十五军守太原.....孟昭第 (116)
- 晋绥军二一三旅守太原纪实.....杨维垣 (120)
- 傅部四二二团在太原守城.....王雷震 (127)
- 太原守城亲历记.....王 兴 (137)
- 守卫太原之役的见闻.....刘一平 (142)
- 太原沦陷时我的经历.....温奇真 (154)

回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

吴岱峰 马佩勋 马云泽

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是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下成立的。这支百余人的革命武装在吕梁山区汾阳、孝义、离石、中阳、石楼等县，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抗粮、抗款，组织农民协会，斗争地主豪绅，并在孝义县西宋庄等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从而发展了革命力量，播下了革命火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后因敌人调遣强大兵力围攻，游击队按照省委的指示精神，实行战略转移，西渡黄河，先后在中共陕北特委和陕西省委领导下，坚持和发展了陕甘游击战争。

晋西游击队转战晋陕甘三省，经过曲折历程，成为后来建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创建西北红军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一、当时山西省的改治情况

一九三〇年，山西经过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冯、阎战败。冯玉祥、高桂滋、孙殿英等及阎锡山旧部溃退山西境内，各自据地自保，大小军阀勾心斗角，内部矛盾十分尖锐。

山西劳苦大众在阎锡山的长期统治下，饱受欺压、剥削之苦。再加上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又有散兵游勇的抢劫

勒索，更加重了人民在经济上的负担，使山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路军阀为了筹集粮饷，对老百姓的敲榨勒索日益苛刻，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凋敝，使山西省的政局非常混乱，民众的抗税、抗捐斗争不断发生。

当时，在山西的各路军阀部队中，都有党的秘密组织。驻平定县的高桂滋部、驻侯马的杨晓初部、驻汾阳的冯玉祥部军官教导团，以及太原的炮兵团等部队中，都有党的地下支部在积极进行兵运工作。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计划，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开辟山西革命根据地。

晋西吕梁山区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对老百姓的统治尤为残酷。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引导群众有组织地进行革命斗争。

二、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 第一大队的建立

吕梁山区山峦起伏，地形险要，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是搞武装斗争的好地方。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在吕梁山区建立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一九三〇年，在山西省委领导下，有杨重远、拓克宽、周维仁、董金芝等同志先后到汾阳、离石、柳林一带开展创建游击队的准备工作。不久，中共陕北特委先后派来阎红彦、白锡林等同志到晋西吕梁山区，参加创建晋西游击队的活动。为了便于游击队与山西省委联系，还通过地下党员筹集了一千六百多元，以“实业救国”为名，在太原南郊开办了一个“并州养蜂场”作为地下活动的秘密联络机关，由朱敏、田有莘等同志负责。省委领导人刘天章同志曾在这里召集专门会议，确定了晋西游击队的名

称、任务、活动方针、负责人选和筹备工作的组织分工，并决定抽调工厂、农村和军阀部队中的地下党员作为游击队的骨干力量。杨重远、拓克宽、阎红彦、白锡林等同志都曾到这里多次参加秘密会议，向党请示和汇报工作。这个养蜂场还为后来成立的晋西游击队转送过人员和枪支弹药等。

在吕梁山区有一些往来于黄河两岸的武装“土客”（当时有人从陕西往山西贩运鸦片，雇用流氓无产者用武力保护，以防官方没收，这些带武器的人，俗称“土客”）。山西省委负责军事工作的梁干臣同志在太原向阎红彦、白锡林、拓克宽、杨重远等同志传达了省委的指示，要他们将“土客”争取改造过来，利用“土客”的人和枪开展游击战争。阎红彦等认为这些人唯利是图，纪律不好，难以改造。但省委分析了利弊，认为在党的领导下，对他们加强教育改造工作，这支力量还是可以利用的。对其中不接受改造的人可以清洗。拓克宽、阎红彦、白锡林同志曾被派往师治贵一股“土客”中去做工作。但由于“土客”成份复杂，纪律涣散，特别是由于师治贵采取反对态度和破坏行动，所以未能把他们争取过来。

晋西游击队的成员，包括：省委从太原兵工厂调来的尹子安、安世仁、马佩勋等十余个党员同志；陕北特委先后派来的阎红彦、白锡林等一批党员；从军阀高桂滋部调来的具有作战经验的一批党员；以及在吕梁山地区吸收的赤贫农民。为了加强汾阳联络站的工作，并与晋西各县地方党取得联系，游击队内还组织了临时党支部，由杨重远任支部书记，阎红彦、拓克宽、黄子文、吴岱峰为支部委员，白锡林为后补委员。以杨重远为主任的联络站，负责筹集武器弹药，转运调配人员等，为建立晋西游击队做了大量工作。阎红彦同志往来于太原、汾阳和吕梁山区联络。白锡林则回山区做游击小组和群众的工作。

汾阳是太原到吕梁山区以至陕甘宁的必经之路，是个工商并

茂的县城，驻有冯玉祥的一个教导团和一个负责维持治安的团。杨重远同志将秘密联络站设在东关商业区的万义客栈。栈房经理是李海山、阎万清。他们同情革命，协助游击队掩护来往人员，转运枪支弹药。从太原兵工厂和军阀高桂滋部队中调来的骨干共有三十余人，都是经这个联络站先后到达了山区的。当时游击队的武器共有长短枪二十五支，其中拓克宽、李成兰、曹鸿北等随身带来的盒子枪有九支，白郎宁手枪二支，联络站转运来步枪有晋造三八式六支，湖北造三支，马步枪五支。

这样，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创建游击队的条件已经具备。一九三一年春夏之交，游击队在楼底村（现名西泉，属孝义县）一家老乡的大院里举行了庄严的成立大会。会场上插着大队、中队的队旗。大队队旗中央有镰刀、斧头和五角星，旗上写着游击队名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如下图所示）。院内外贴着大幅标语。参加大会的除全体队员外，还有当地的群众。指战员每人佩戴红领带（表示勇于为革命流血牺牲，所以又名牺牲带。在游击队的全部活动中指战员都佩此带）。成立大会由拓克宽主持。他宣布了根据省委意见由党支部建议的领导人员名单，全体队员举手表决，一致通过。游击队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以下简称“晋西游击队”），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在汾阳，未到会），政委黄子文（在太原，未到会），党总支书记杨重远，财经员白树梅。大队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由阎红彦兼任队长，辖胡廷俊、李成兰等三个班。第二中队白锡林为队长，辖陈玉清、周维仁等三个班。杨重远在会上宣读誓词，全体队员举手宣誓：

“吕梁山上红旗飘，红军诞生在今朝。马恩列斯为导师，共产主义是目标。队前宣誓决心表，革命到底不动摇。”

宣誓后，由阎红彦同志讲了国内斗争形势，介绍了中央苏区

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中国工农红军
西北游击大队第一大队
晋西游击队

一九三一年游击队队旗：旗面红色，镰刀、斧头、五星是黄色，字是白色。

和鄂豫皖苏区的扩大和红军所取得的胜利，并讲解了成立工农红军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以及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游击战“十六字诀”等。成立大会在嘹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吕梁山上举起了第一面标有镰刀、斧头的革命红旗，诞生了山西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

三、晋西游击队的活动

建队后，党总支作为战斗的核心，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阎红彦同志任组织委员，黄子文同志任宣传委员，拓克宽同志任军事委员，白锡林同志为候补委员。支部下设三个党小组，大队小组由拓克宽兼组长，一中队由田有莘任组长，二中队由曹鸿北任

组长。规定党小组每半月开一次会，支部会一月一次，有重要问题由支部书记随时召集开会。当时对部队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战士每周举行一次班务会。班里选拔政治觉悟高的群众为政治战士，作为培养入党的对象，如胡廷璧、董金芝等人都当过政治战士，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游击队的宣传工作，由政委直接负责。队伍行军、宿营时，以及战斗间隙里，都向群众作宣传工作，讲游击队的性质，发动群众起来抗租、抗税，同地主、老财、官府、劣绅作斗争。游击队还在吕梁山区到处张贴布告，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其内容如下：

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布告

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为劳苦群众而战。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打倒贪官、劣绅、土豪，铲除地主剥削压迫，实行废债务、分土地，保护正当的工商业，建立苏维埃政府。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夺取革命胜利。

大队长 拓荒

政委 黄成章

注：拓荒即拓克宽同志，黄成章即黄子文同志。

为了扩大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影响，由党永亮、蒲政平等同志专门负责组织人员沿途刷写革命标语。标语的主要内容有：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政府！建立农村革命政权！没收地主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等等。

部队要求严格执行毛泽东同志制订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还经常帮助贫苦农民，给粮给物，和吕梁山的穷苦百姓建立了骨肉深情。

游击队以汾阳县三道川、中阳县上桥村、孝义县的邬家庄、西宋庄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在这一带结识了不少的贫苦农民，串联了一些朋友。在这几县地方党的领导下，有些村建立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实质上成为游击区的村政权。他们帮助部队代购粮食，搞敌人情报，组织发展群众团体（妇女会、儿童团、青年团等），进一步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抗款，组织群众斗争地主恶霸，没收他们的财产。群众团结在农会周围，农会成为对敌斗争的一个有力组织。

中阳县上桥村有个土豪叫杜寿高，有土地两条山，多年雇长、短工三十余人，剥削农民十分凶残，周围几十里地区的群众都对他切齿痛恨。游击队帮助农会发动群众斗争了这个地主，没收了他的粮食和财物，分给了劳苦群众。

在中阳县的后师峪，游击队由郝金标（当地地主的雇工）带路，打了土豪郝守富。接着，孝义县碾头村群众纷纷要求游击队逮捕横行乡里的大恶霸地主武世恭。此人倚仗他儿子武孟猷（留日学生，当时在太原）的权势，在碾头鱼肉乡民，作恶多端。他听说游击队要来逮捕他，闻风而逃。经马佩勋同志的详细侦察，确悉武世恭及其子武振纲逃到了介休县的张兰镇。张兰镇是平原地区的一个重镇，住有不少国民党军队，戒备森严，岗哨密布。在当地农会的帮助下，阎红彦同志乔装打扮成商人，深入虎穴，智擒恶霸。他带领四个游击队员把武世恭等人抓住，并且在碾头村没收了他家的财产，分给了贫苦农民，组织群众清算了他的剥削帐，迫其退赔了所放的高利贷。消息传开，震慑了远近的恶霸地主。后师峪任耀金等在一九三一年参加了平分土豪郝守富财物的斗争。任耀金同志现年六十六岁，谈起当年分粮情况仍非常清楚。

游击队在劳苦群众中的影响扩大了，得到了更多群众的拥护。一些贫苦农民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先后有郝金标（雇工）、

张应棋、戴秉章、马三保（雇工）等二十几位同志加入了游击队。

汾阳县永安镇驻有白军一个大排。这个排有地下党员牟排长（名字记不清）、班长冯金福等，同地方党和汾阳联络站有联系。经过游击队和地下党的一段时间争取工作后，这个排具备了起义的条件。联络站通知游击队策应这个排起义。阎红彦、白锡林、胡廷俊等同志遂前往永安镇，住在同情革命的白文轩、景芝贵开的猪店里。他们和牟、冯二同志接上关系后便积极策划布置，用了三天三夜时间，这支部队终于在四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举行了起义，由阎红彦同志带领向山区疾进。

部队西进到王家池，敌人一个连的追兵赶来。在激战中，起义部队中个别士兵见形势危急，突然把枪对准阎红彦，质问阎红彦：“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阎红彦沉着镇静，向他们晓以大义，使之听从指挥，和大家一起击退了敌人，天亮前顺利转移到指定地点，最后与游击队会合。当时有一个姓米的青年学生，走在这支起义队伍的最后，不幸被敌人捕去，带回永安镇活活被烧死了。起义士兵带来的枪支全部是沈阳造步枪和晋造冲锋枪，是一批好武器。这时部队已有九十多人，长短枪有八十多支。起义部队编为第三中队，牟、冯为正副中队长。

西宋庄是靠近吕梁山山顶的一个大村庄，地处险要，人口较多。游击队移驻这里后，由农会帮助，开办了一所列宁小学（当年的学生王崇祥、郭成柄、武光锁、武正乾等同志都还健在，现在年龄已在六十岁以上），儿童入学一律免费。由队委党永亮同志负责主办，游击队员轮流讲课，教唱《国际歌》。游击队还办了一个农民夜校，吸收附近农会干部和贫苦农民参加学习。由队员们分担课程，讲地主豪绅如何剥削压迫穷人，穷人为什么穷，讲怎么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闹革命的道理，启发阶级觉悟，发动他们组织起来同反动派作斗争，为成立农村苏维埃政权培养了骨

干。这一带很快开展了打土豪、分牛羊、分浮财的斗争。劳苦群众笑逐颜开，青年们积极参军。群众唱起自己新编的山歌：

正月里来是新春，我望我郎当红军。

如今革命高潮起，小郎哥呀，送你去当红军。

哎嗨哟！

二月里来刮春风，穷苦人民闹翻身。

吕梁山上搞武装，同志们呀！团结闹革命。

哎嗨哟！

游击队指战员在春耕和夏忙的时候，常到贫苦农户家去帮着干活，送肥、翻地、整田，还给无劳力的穷人家砍柴挑水等。队员们和群众在劳动中建立起了深厚感情。敌人如有活动，群众会很快地向游击队报告。部队除了打仗、宣传组织群众、帮老乡干活之外，还经常抓紧时间搞各种军事训练：爬山、瞄准、射击、劈刺、投弹；学习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讲如何利用地形、地物以及各种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使游击队的战斗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四、游击队在吕梁山区的几次主要战斗

初战中阳留誉镇

中阳县留誉镇驻有敌巡缉队（团队）二十余人，步枪十多支，是敌人在吕梁山的一个防御据点，距游击队驻地约有八十里。队委研究了情况，决定拔掉这个据点。建队后不几天的一个深夜，部队到达留誉镇。由拓克宽指挥，阎红彦中队主攻，白锡林中队向中阳县警戒，以迎击增援的敌人。但部队过早地被敌人发现，鸣枪报警，致敌人全部龟缩在碉堡里不出来。队领导急于打好这一仗，下令猛攻，田有莘、阎茂林二同志负伤。这时我火力集中射击，敌人见势不妙，从碉堡后面的通道偷偷逃跑了。我

们只缴获步枪一支。

战后，游击队分析了这次战斗不利的原因，认为是对敌情了解不详，情报不实，地形不熟，轻易出击，以致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指战员都认为应吸取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

锄家沿遭遇战

锄家沿在孝义县和中阳县的交界处，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一九三一年农历四月间，游击队在上桥村打了土豪杜寿高之后，转回根据地路过这个村子时，队伍停下来休息。敌军也向这里开来，事先双方都没有觉察，直到敌人走近我们哨兵时，才被担任警戒的杜兴垣发现，鸣枪报警。这里山高林密，敌人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向我们住的村庄猛烈射击。阎红彦临危不惧，命令部队分组抢占了西面和北面山头，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只注意到西边和我们相持激战，阎红彦却在北山组织了一个枪法好的突击队，由白锡林带领绕到敌人侧翼，向敌人马群猛烈射击。特等射手白锡林将敌指挥官击中倒下马来，一时敌人乱了阵脚。阎红彦乘机吹起了冲锋号，我们分散在各山的人员一齐射击，枪声四起。这时又下起倾盆大雨，敌人不知我方虚实，溃散而逃。战斗结束清理战场，缴获敌枪数支。牟中队长牺牲。蒲政平负伤，由地下党送进医院治疗。当地群众给我们送水送饭，庆祝游击队取得的胜利。

水头镇伏击战

夏季的一天，石楼县水头镇地方党送来情报，说白军来了一个连，住在水头镇，是来包围我们的。水头距游击队驻地只有四、五十华里。经队委研究，决定在敌人出击必经之路上，选择有利地形打伏击以消灭敌人。战斗由拓克宽、阎红彦指挥。游击队先派白锡林化装前往侦察，部队天黑后出动，在水头不远的地方，选择了一个两面是高山密林的有利地形埋伏，等待敌人到来。

拂晓，敌人的几个侦察兵探头探脑地走过来了。游击队没有惊动他。等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后，阎红彦鸣枪为号，游击队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把敌人打得懵头转向，乱成一团，拼命向山里逃窜，准备占据制高点，死里逃生。游击队预先埋伏在此的胡廷俊小组，占据有利地形，对反扑的敌人猛烈射击，杀伤不少敌人。经过激战，敌人大部被歼灭或当了俘虏，只有少数几个逃跑了。这一仗，我们俘敌五、六十人，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弹药，给了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游击队进占水头镇，队员们在街头刷写标语，散发传单，并召集群众大会，宣传革命的道理和党的政策。会上还宣布了对俘虏的处理，愿意参加红军的欢迎，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每人两块银洋。会后，以饭招待俘虏，把愿回家的送出了警戒线。俘虏们感动地说：“红军官长给了我们活命，我们再也不当兵打红军了。”由于贯彻了党的俘虏政策，扩大了政治影响，游击队的声威更大了。

老鸦掌战斗

游击队向石楼前进时，经过老鸦掌。这里地形险要，崇山峻岭，周围没有村庄，只是半山腰有一个骆驼场。部队就在这里宿营。天亮后，发现了敌人的便衣侦探，警戒班把这几个人活捉了。这时敌人已发现了我们，向我们射击，随之高山上的敌人也开了枪。我们的警戒班迅速撤回来。

游击队听到枪声，拓克宽率队当即爬上南山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沉着应战。待敌人逼到近距离时，才用手榴弹和冲锋枪猛投猛射。敌人死伤了几个，退下山去。一会儿敌人又组织力量进攻，多次被打退，战斗持续到中午。当时的晋西游击队对武器弹药是很宝贵的，不能和敌人打消耗战。午后，游击队撤出了战斗，向高山上转移。

五、晋西游击队反“围剿”， 西渡黄河，实行战略转移

一九三一年农历七月间，山西省主席商震下台后，由徐永昌继任，驻扎山西的各派军阀的矛盾暂时缓和，形成了一致反共的局面。

这时，红军晋西游击队已发展成为百余人的武装部队，威震晋西。吕梁山区各县反动政府纷纷向省里告急。不久，徐永昌派了一个师、一个炮兵团和地方武装共万余人，气势汹汹地来“围剿”晋西游击队。敌军推进到吕梁山边沿，在高山路口遍设哨卡，步步进逼，重重封锁，妄图消灭晋西游击队。

在这之前，省委估计到情况的严重性，指示游击队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夏末，阎红彦等同志不畏艰险，从太原运回了两千发子弹和其它武器。阎红彦又秘密来到太原，向省委汇报了吕梁山地区的严酷斗争形势。省委决定，如敌人调遣强大的兵力围攻，游击队在无法立足时，为了保存这支红色武装力量，应西渡黄河转移到陕北去继续开展游击战。省委并将此事通知了中共陕北特委。

游击队在离石、中阳等县绕到敌后，向敌人展开游击战。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拔除了一些据点，后来又袭击了吕梁山南部的敌巡警队。在中阳县的暖泉、隰县的水口、永和县境等地扫除了敌人一些哨所，逮捕了一些土豪、地主。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昼伏夜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采用奔袭方式消灭敌人的小股武装，同敌周旋。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倚仗强大的兵力步步为营，加紧搜山，使游击队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了。

游击队只好向隰县一带运动。一天，当部队进到坡牛山时，发

现了敌人的一支搜剿部队。游击队迅速抢占了有利地形，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敌军在机枪、迫击炮掩护下，对我军阵地发起冲锋。队领导认为敌强我弱，不宜恋战，便命令李成兰等几个同志掩护，各队以班为单位撤出战斗，转移到东山顶的小白庙集中。当晚，队伍集中后清查人数，有杜兴垣等八、九人失踪，战士张琪同志负伤，派张忠继护送下山，找地方组织设法掩护。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群众遭到残暴镇压，给游击队送粮、送情报也越来越困难。游击队转移到宋庄、土桥一带，得悉敌军已占据了关上、楼底等处，杀害农会干部，烧毁了游击队住过的老乡房舍，正在派重兵侵占宋庄一带。游击队决定向南移动，以避免与敌主力作战。后来又迫不得已突围西进。这次战斗就成为晋西游击队在吕梁山最后一次战斗。

游击队退入密林山区，只能在山上兜圈子，开始群众还能断断续续地送粮送饭，后来与群众的联系全部被敌隔断。游击队经过一段艰苦转战，有了较大减员。队员们只能用野菜充饥。这时山西省委又被叛徒出卖，遭到大破坏。游击队和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这时平定起义后创建的红二十四军，也离开了晋东开向晋冀边界。晋西游击队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农历七月十五日，在一个高山顶上召开了队委扩大会议，会上发生了原则的意见分歧。一部分人有严重的悲观情绪，只看到敌暂时强大，自己力量弱小的一面，主张埋枪散伙，等以后局势好转了再干；另一部分同志则主张在晋西和敌人打到底，为革命拼个死活。拓克宽、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马佩勋、白锡林、胡廷俊、符友坚、陈玉清等同志则坚决主张按山西省委早先的指示精神，西渡黄河，转移到西北去继续开展游击战。也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离开家乡，不主张过河到陕北。在激烈的争论中，阎红彦等反复地分析了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山西方面，徐永昌视晋西游击队为心腹之患，下决心要消灭这支武装；在军事上，敌人多于

我们数百倍，层层封锁，隔绝了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群众的联系；又失去了和山西省委的联系，很难在晋西坚持下去。陕北方面，大革命时期就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大革命失败后，陕北党转入地下，在农村和农民群众中都有基础，地方党和群众条件较好，晋西游击队到陕北人地皆熟，军阀统治力量较弱，一些军阀部队中有我们党的秘密组织；同时估计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还在西北活动，能找到他们共同开展对敌斗争。经过这样摆情况、讲道理，结果意见取得统一，决定突围，西渡黄河，转移到陕北去打游击，以保存和发展这支历尽千辛万苦创建并经过严峻考验的红色武装。有一部分同志不愿过黄河到陕西去，要求回家乡活动。经队委研究同意，每人发给三十元银洋作路费。他们表示以后仍要积极进行活动，能带枪的还带走了枪支弹药。这时部队共三十余人，每人挑选好枪两支（盒子枪十八支、冲锋枪二十一支、步枪二十四支、小手枪两支，共计六十余支）。其余的就埋在山中，请当地同志设法联系地下党，给予处理。

到黄河边要行军二百多里，还要突破敌人重重封锁，困难很大。但我们满怀着胜利的信心在人迹罕见的深山里向西行动。一天夜晚，部队在高山岭行军，迷失了方向。在危难之际，突然发现了灯光，杨重远和阎红彦去侦察，原来是一位老乡，还认识阎红彦。他对阎说：“我姓郭，是陕北安定县（现子长县）瓦窑堡河东里人，民国十七年逃荒来到这里（石楼县）的。我认识你，你是游击队。老百姓暗中保护着你们红军呢。”他还说：“山上和路口都有敌人的哨卡，只是前边一条石沟没有敌哨兵。从这条沟摸出去，走十多里路就没有敌人了。”我们按老乡指示的方向前进。

石沟是一条两山相夹的狭沟，多年没有人迹，走了十几里路出了沟口，却被陡峭的绝壁拦住了去路。我们把绑腿、皮带、旗杆全都利用起来，搭成人梯攀上悬崖。在朦胧月光下，摸了一

夜，赶天亮登上山顶，同志们的衣裳都被汗水湿透了。这样，终于把追剿的敌人远远地甩在后边。

突围后的第二天，我们看到了翻滚咆哮的黄河。但在行军的途中，李生茂失去了联络。这时全队只剩下三十个人了。他们是：拓克宽、阎红彦、杨重远、黄子文、白锡林、党永亮、李成兰、马佩勋、周维仁、胡廷俊、田有莘、符友坚、陈玉清、吴岱峰、师俊才、张免芝、白树梅、李发荣、张应琪、刘昌汉、郝金标、王俊杰、冯金福、董金芝、胡廷璧、戴炳章、李炳云、杜鸿亮、李素云、寇世仁。这三十人都是共产党员，是经过考验的红军游击队的骨干力量。部队到三交附近河边，几经周折没有得渡，最后登上高山在乌龙庙里休息。杨重远等步出庙门，到山顶上察看地形，设法渡河。队员们俯瞰黄河情景，此时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绵延不断的荒山秃岭在茫茫薄雾中显得肃穆而庄严。

晚上，正在大家焦急等待渡河的时候，阎红彦领着水手王怀安等六人带着羊皮筏子来了，大家很是欣喜、激动，再一次领受着群众对红军的深情厚谊。这些筏子是用涂了油、充了气的羊皮筒连接起来的。一个筏子只能载几个人，还要会水的人浮在水里推着走。队伍趁着夜色来到河边，当时虽是秋季，但在西北高原黄河深谷的夜晚，冷风刺骨，寒气袭人。为了抗寒，我们每人喝了一些酒。这天是农历七月二十日，天空没有星月，水手前拉后推。白锡林水性好，也帮着推。这样，一批一批的渡到了西岸。不料最后一批同志渡河时，装着枪弹的油篓绳索被水冲断。杨重远焦急地说：“没有枪就等于要了我们的命。”随即派会水的白锡林、吴岱峰下水。他们在河中乱石堆里将油篓打捞上来，大家才松了一口气。经过一夜的搏斗，三十个人胜利地渡过了黄河，来到西岸。我们热情地送别了水手，并付给了渡河费。这时天才开始发亮，太阳也慢慢地升起来了。